

十八家佳作集 十

楊 朔 等著



新流書店印行

八十家佳作集之十

火 併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六 角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發 行 者 新 流 書 店

發 行 所 新 流 書 店

昆明武成路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猙獰，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剎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相同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沒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着：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够，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劃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五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稽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償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時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勞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叢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一九四〇年六月。

火 併

八〇家佳作集十

目 次

清償……………	(一〇四六)	白 朗
侍讀記……………	(一〇五四)	舒 昂
小冤家……………	(一〇六一)	陳 駿
徵兵委員……………	(一〇七〇)	徐 盈
火併……………	(一〇八二)	楊 朔
火網裏……………	(一〇九二)	天 虛
稻場上……………	(一一〇四)	淨 泉
苟同志……………	(一一一五)	米 田
卮字旗下……………	(一一二〇)	S Y
紐命堡紀遊……………	(一一二七)	S Y
我就在這天成了殘廢……………	(一一三四)	沈劍文

九十 清償

白朗

因傷而退休的寶林連長總覺得他欠下了一筆債，這筆債不還，他的苦悶永也不會消除的。

「什麼時候纔能清償這筆血債呢？」他常常苦悶地想著。

他主張血的債要用血來清償，然而除了那一次他認為「不值」的犧牲而外，他還沒有獲得第二次流血的機會。而且從那回之後，他也失掉了償還那筆血債的能力了！

「九一八」的夜裏，寶林連長抑壓着一顆躍躍欲試的心，隨着大隊退出了富源的東北故鄉。於是，欠下了那筆難償的血債。

「一二八」他興奮地參加了那英勇的抗戰，作了一次冒昧的犧牲。

那犧牲是多麼不值呵！雖然他僥倖地爬過了死亡，可是却使他變成了殘廢，使他喪失了戰鬥的能力，尤其痛心的是他部下的一連殉難的英勇的士兵。這又怎能不使寶林連長遺憾終身呢？

不甚飽滿的月亮劃破了黑色的雲幕，它把皎潔的柔光投向寶林連長的窗櫺，屋子亮了起來。望着這明朗的月夜，寶林連長的遐思隨着月影的移動爬向回憶之中了。

是五年前，也是這樣明朗的月夜，他帶着他的一連士兵和五倍於己的敵人肉搏。雖然他被敵人彈穿了左腿，但他並不退却，依然拚命地衝殺，結果右腿也負了沉重的刀傷，在昏厥中他被一名士兵肩了下來。當他甦醒了之後，他得知他部下英勇的士兵全連殉難了。倖免的祇有一個重傷的他。

可惜士兵的喪亡，寶林連長曾經流過不少哀悼的淚。然而，這英勇的戰績，這壯烈的犧牲，也曾經使他振奮得忘却了傷

痛。

停戰的消息傳來，正是他鋸去雙腿的一天，從此，那壯烈的犧牲，在寶林連長的心裏竟變成了毫無意義，從此，寶林連長也變成了廢人！

英勇的寶林連長殘廢了，沒有殘廢的祇有一顆英勇不屈的心。

有的時候，他却也痛悔自己，我不該參加那次戰爭呵，可不是有一天，那偉大的抗戰來到了，可是我的腿呢？

他撫摸着殘缺的肢體翻了一個身，隨着是一聲長嘆。月亮彷彿都爲他的嘆息而心灰了，突然，又用那黑色的雲幕，遮掩了她慘澹的臉兒。

「爸爸，你的傷疤又在作痛嗎？」女兒郁蘭被他的長嘆驚醒，朦朧中隔着板壁探問。

「不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又在嘆氣呢？」

「唉，債，那筆債，那筆血的債呀……」

「爸爸，你總是想着那個作什麼呢？那筆債遲早總會有償還的機會的，雖然你自己不能還，我不是說過嗎？你的兒女們會替你還的。」郁蘭總是這樣安慰着苦悶的爸爸。

「可是那一天什麼時候纔能來到呢？」寶林連長重複着舊話：「即使能有那末一天，也許我沒有看到的機會也！」

「爸爸，又這樣想啦，你纔是四十二歲的人哪！」每次，差不多全是這樣結束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那舊日的戰場，那全國唯一的大商埠——上海，又恢復了六年前的一月二十八日的舊觀了！幾日來，天一亮，寶林連長就不能再睡了。爲了興奮，他的床和他的心同時的顫動着。有時，他坐起來，貪婪地引伸着頸頸，睜視着逐漸發白的遠天，砲聲槍聲交織着。那聲音越密，寶林連長就越不能在床上安坐。他把殘缺的身子緩緩地移進推椅。

裏喚醒了酣睡中的女兒把他推到院心去，聆聽那悅耳的音樂。

他愛聽那雄偉的聲音，那聲音實現了他五年多飢渴的期待。不過，爲了過去的教訓，他總還有着一種未來的擔憂。倘使像那一次呢？他也許要失望得自殺了！

他非常關心着戰局，每天早晨，他都命令着女兒買一份報紙來看，在報上他研究着，觀察着，推測着，他感覺祖國這次已下了抗敵的決心。激戰展開了，他的擔心已經變成了多餘。於是他用快信召回了在蘇州×校做着體育教員的大兒子。

「爸爸，叫我回來有什麼事呢？」兒子一進門便這樣的探問。

寶林連長沒有一點笑容，態度完全嚴肅着，反問着兒子：

「爸爸欠下的債，你肯不肯替爸爸償還呢？」

「我們不是早就說嗎？」兒子囁囁地答：「當然的，這是做兒子的義務。」

「那末，你替爸爸去還吧……」寶林連長舒暢地微笑了。而後，從枕頭底下抽出了一封準備好的信，遞給了兒子：「王營長是我的老朋友，你拿着這信去見他，他一定會安插你的，而且你又受過正式的軍訓。」

兒子看完了信，纔知道爸爸把他召回是讓他效命疆場的，他消極地抗議着：

「爸爸，這個我不能……」

「爲什麼？」雷厲着，寶林連長的臉色又變爲嚴肅了。

「爸爸，這怎麼行呢？我們家裏沒有一點積蓄，我去了，爸爸的生活將怎樣維持？弟弟又正在讀書……」

「這些你全不必顧慮，爸爸總有方法生活下去的，你弟弟的書我也不準備讓他讀下去啦！」

「不過……」兒子仍躊躇着。

「還猶豫什麼呢！」寶林連長不耐煩地說：「你看看爸爸的腿，你再看看咱們中國，你還有什麼理由比這再正當呢！你

說——

但兒子沒有說什麼？剎那間，他覺得他的雙肩，像負了重擔似的沉墜下去。而且，不知怎的，現在這一個魁偉的漢子，站在父親面前，自己顯得渺小起來。如其說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古訓驅使了他，毋寧說是父親的大義激動了他，他裝好了信，毅然決然地說：

「我沒有可說的了，爸爸，我遵命，我馬上就動身啦！」

如同親赴戰場一樣，寶林連長忘記了自己是個殘廢，他亢奮得幾乎要雀躍起來。他的手，因為血流的激蕩，無節奏地顫抖着。他壓制着從五年之久的鬱悶中爆烈出來的歡笑。但在那莊嚴的面孔上，淡淡地浮動着欣忭的眼淚。同時，寶林連長與兒子的感覺正相反，一副重擔從肩膀上卸了下來——就如他的兒子給他償清了那筆寢食難忘的舊債。

「向前來——」

寶林連長用祖母那樣慈祥的口吻，命令着兒子，兒子接近到父親的面前，他突然用兩臂鉗住兒子的頸頸，氣噓噓地狂吻着，狂吻着那張發燒的臉兒。而後，他又像老鷹捕住鷄雛似的抓住兒子的兩肩，搖撼着說：

「去吧，爸爸的兒子！」

鼻管酸溜溜的。他的眼睛立刻蓋上一層液體的薄膜，但是他還可以看見一個模糊的背影走出門去，而後又消逝了。彷彿玻璃上的水銀珠一樣的兩顆眼淚，從寶林連長的眼窩裏滑滾下來，可是他又立刻憎惡地揩去了它。

他微笑着，那微笑正相同這個季節裏——八月初綻的海棠。

大兒子的死，並沒有給寶林連長什麼哀慟。他接得那種惡耗，彷彿接得等待已久的喜報一樣，他向報信的人露出坦然而傲岸的笑臉，使對方意外地駭異。當他微闔起眼睛，玩味着光榮的場面時，那報信的人以為寶林連長受刺激過深，由發狂而至昏厥了。

光榮，這光榮屬於兒子的，同時也就是屬於他自己。

光榮除了光榮之外，寶林連長沒有別的感覺，不，他還覺得他的兩肩越發輕鬆起來了。

這天晚上，他喝了不少的酒。

寶林連長不是常喝酒的，他醉了，但他像泥塑那樣安靜地坐在床上，不說話，連眼睛都不眨。他這不常有的變態，使女兒郁蘭非常不安，她明知道爸爸是在默念着死去的哥哥，可是沒有勇氣去安慰他，他怕這個剛復的爸爸，給她難堪的顏色。

「爸爸，你醉了嗎？」

「沒有。」

「那末，爲什麼連一句話都不說呢？」

「說什麼，孩子，拚吧！」

這話並未引起第二個兒子的注意。

三天之後，爲了寶林連長的焦勇鼓勵，十八歲的二兒子也別了他殘廢的爸爸。這青年的熱血，在每根血管裏澎湃着，奔馳着……這青年，他懷着一顆爲父親，爲哥哥，爲東北三千萬同胞，爲被侵凌的全中華民族復仇雪恥的決心，高唱着抗戰進行曲，興奮的從軍去了。

二兒子的欣然離去，使寶林連長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歡欣。他幻覺着：當這場偉大的戰爭結束，中國獲取了最後勝利的時候，這個勇敢的青年一定會唱着凱旋的歌兒來擁吻他殘廢的爸爸的。

「既無愧於祖國，更無愧於東北父老姊妹，兄弟，那時候，我可以回家了！」雖然明知這幻想距離着實現的期間尙遠，可是寶林連長却禁不住常常地私心自慰着。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美滿的期待還沒有達到頂點時，二兒子負傷的消息又傳來了。

懷着悲憤交集的心情，寶林連長坐着一部車子跑到傷兵醫院去探望負傷的兒子。兒子剛剛換過了藥，皺緊眉頭，在抵

抗着痛苦的餘威。他的頭部和右臂都纏着雪白的綳帶。仰臥着，那青年的紅潤的臉已經變爲蒼白了。

痛惜的淚從寶林連長的眼角裏滑落下來，但兒子却沒有哭，他用那動人的低音描述着他們衝鋒陷陣的故事，企圖阻止了寶林連長的悲哀。當寶林連長離開兒子的病床時，他的臉上又煥發着興奮的光榮，那與來時完全不同了。

太陽好似碩大的火球，懸掛在西天的角隅上，殘餘的霞輝，映照着寶林連長殘缺的肢體。他坐在車子上，血液奔流着，全身都溫暖了。然而，這溫暖却不是已經失掉了熱力的落日的賜予，那是兒子傳導給他的。

歸途上，寶林連長儘在咀嚼着兒子的壯語：

「……唯有在戰場上，纔能看得出我們民族的精神，我肯定的說，敵人的飛機大砲是不能消毀中國的爸爸，雖然，他們去了我的右臂，我還有着左臂，傷好之後，還要繼續幹的爸爸，請忘掉我吧！兒子誓與敵人拚殺到底嚙……」

回到家裏，寶林連長對女兒郁蘭說：

「你的哥哥已經爲國家爲民族犧牲了，你弟弟又繼承你哥哥的志願負了傷，現在，你該做什麼打算呢？」

「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在目前女兒是絕對不可能的，哥哥可死，弟弟可傷，女兒却不可片刻離開爸爸的……」
郁蘭禁不住傷感，低低地嗚咽起來：「爸爸……爸爸……你能瞭解你的女兒嗎？」

「我瞭解，可是，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那除非，除非爸爸去世之後……」

寶林連長沉默着，他有吐不盡的話語，然而他却不說一句。

夜裏，他失眠了，通宵不曾闔眼，他不住地翻着身，也不斷地嘆氣，他在努力解決一個問題，這問題彷彿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細絲，一時找不到一個頭緒。

第二天，吃過了午飯，他又去看了負傷的兒子，一宿之間，兒子已經變成個獨臂人了！他在昏昏沉沉地睡着，寶林連長幾次想把兒子喊醒，但是全沒有辦到。

經過了昨夜徹夜不斷的籌思，一個嚴重的問題終被寶林連長解決了，因此，兒子的斷臂並不使他痛惜，他彷彿是一個被解放的囚徒，輕鬆自由與光明開始親近着他了，一切痛苦都遼遠遼遠地離開了他了，不過，當他跟兒子分手的時候，在他那削瘦的臉上，却表露出一種無言的留戀，直到走出了病室，還在頻頻地回顧着。然而，睡在病床的兒子，却怎麼也想不到那就是爸爸最後的訣別呵！

一支手槍，一封遺囑，那就是寶林連長唯一的遺產了。

一小時之前，他還坐在床上不動聲色的捻着短鬚和女兒暢談着戰事，回憶着故鄉……如今，那潔白的床單已經染滿了鮮紅的血，他那殘缺的肢體出臥在血泊之中了！

郁蘭從菜場上買菜回來了，她第一眼就觸到了那出人意外的慘變。

曾有一個短促的時間，郁蘭失去了知覺，當她知覺恢復時，手裏的菜籃已經傾斜在地上，一種積蓄已久的悲憤之火，把她最後應有的哀痛、眼淚，全燬燼了，燒乾了。她望着那殷紅的光彩的血花，發狂似的默笑着……當她吃力地展開了遺囑的時候，她的全身已經像暴風雨中的孤楊那般撼動着了……

「我的孩子，你知道爸爸為什麼死的嗎？你不是說過嗎？『除非等我去世！』我的孩子，現在，你不必再等啦，爸爸給你讓開一條光明的路，走上去吧，像你哥哥和弟弟那樣的勇敢堅決。」

「爸爸是含笑而自殺的，祇要你遵從爸爸的遺囑，爸爸此生便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

「我沒有什麼留給你，祇有這末一支槍曾經殲滅過無數的敵人，現在，你承繼我這遺產，也要承繼我的遺志，你更要把爸爸的債務承繼起來，而且須要你去清償。」

「拿起槍，去吧！我可愛的孩子！別留戀我，想我，哭我，我已經是沒用的人了！用點土把我埋掉就算完事，在你弟弟傷勢未完全好的時候，千萬別讓他知道我死的消息。」

「最後，我的孩子，你要記住：有那天，你們真的打回老家去的時節，務必把你那因思鄉憂鬱而故去的媽媽，因抗戰而犧牲的哥哥，以及給你讓開一條光明的道路而自殺的爸爸的屍骨，設法帶回東北故鄉去，而且把我們一道埋葬在：我會駐紮過的地方，長白山的松林之下。我聽着故鄉的松濤，我飲着故鄉的泉水，我的靈魂便如長白山上的雲雀一般的舒暢了！」

「拿起槍，去吧，我可愛的孩子？」

父絕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戰地）

九十一 侍讀者

舒 昂

把六月裏下半個月的房錢，交在戴着兩只戒指的房東太太的胖手裏時，就按照「上海規矩」通知：下個月我們要搬家了。

「家」是非搬不可：太陽從兩點鐘起，直逼進來，一直到五點鐘；它是那麼大，把我們這五尺見方的房間撐得滿滿的，叫人沒處躲。窗戶外面，掛着兩串鹹黃魚，許多綠蒼蠅、麻蒼蠅聚着起哄；還有一只老貓，她似乎有病，常常大便，便在人一時找不到的地方，放出奇異的臭味，和魚腥混合。這樣的地方，一旦決然說要離開，真像擠去癩子裏的膿樣，很覺爽快。

但不到兩天，有人來看房子了，而且立即付了定洋，而且以後還有人來看，而且——也只好——嘆着氣走了。於是我們後悔起來，忘記了鹹黃魚和貓屎，想起了今年的暑假是「有鄉歸不得」，想起了這房子是和珍兩個分頭跑了一個暑假才覓得的——但是已經回掉了，無可挽回。

也不願挽回，便對凡是碰到的人，都下了拜託，雖然明知沒有什麼用處。

可是在大考的時候，英忽然來說：家庭教師高興做麼？「好好。」我說。英和那家却並不直接認識，只知道是教兩個孩子的國語——官話。

只教「官話」，頗有「埋沒英雄」之感，但馬上又高興，對珍說：「如果能帶個朋友去住，就不要薪水也好。」

但其後並沒有信息，房子却已經到了期，珍到難民收容所服務去了。「你還是暫且住到林那裏去吧，你這慣實實！」她老說我不能吃苦，我真不服氣；可是我沒有打防疫針，剛巧又吃壞了，下着痢。

英來了，氣鼓鼓的：「你願意去嗎？那家只給五塊錢一個月。」

我和林望着她，一時說不出什麼。

「吃和住是供給的。」

「那就很好。」

「還說報上有的是大學畢業生，找這樣「兩自」的事，而「我總歸給她吃得好，住得好。」——這種話氣人得很！」氣過之後，三個人商量一下，決定還是去，去住，五塊錢不要拿，自以為這樣才可以保留一點「身份」。

「有錢人是尊敬人有錢的，英，你得替小舒吹着點兒小舒，你自己也要擺擺架子。」林說。

把一條毛巾被塞在皮包裏，車子拉到鐵門口。電鈴一掀，裏面狗聲大作，其後是兩只人的眼睛從鐵門上的小洞望出來，「新來的先生，」放進來了，兩隻狗把鼻子冰涼的觸到腿上，居然並不再叫。

不知是英吹得法，還是我的架子擺得好，覺得接待還有禮貌——雖則被從頭至腳看了兩遍。

「我要我的孩子會講官話，就是國語；在人多的地方講本地話，真是不大方！一天只要在早上教兩個鐘頭好了，其餘的時候是作自己的。」東家太太手裏果然拿着一張報，「還要請你好好的指導他們的國語，他們在學校這門功課頂差，」我明白這兒的國語不是指官話了，而且：「因為本來的先生國文不好，所以——」

這時候才知道要教的小孩並非兩個而是五個，從八歲到十三歲，從三年級到六年級。

在我，要緊的還是「住」，原來是三層樓的閣樓，對面是堆房，太陽直射進來，從早上五點鐘到九點鐘。

犬吠徹夜，閣樓裏則有若干匹老鼠圍着牀馳騁。

住是如此，吃倒不錯，三頓之外，還弄許多冷的熱的，一天到晚忙着，五個孩子全吃得精瘦。我本來是出名好吃的，朋友們還說：「這下子小舒「得其所哉」了。」不料却會全失去了食慾，甚至使東家太太不高興，我走進餐室，聽見「這麼好的東西不吃，沒有福氣！」

對於我的教書，東家太太似乎倒很信得過，從來不加考察，所以和她的接觸，就只在吃的時候。每一次她總要把筷子伸在盆子裏，反覆着：「這些東西，要××洋銅哩！××洋銅哩！」

上課呢，却並不教「官話」，也不單教國語或者國文，他們要做學校指定的假期作業哩，忙得很，先生的任務就是陪伴讀書，是書僮兼顧問又兼搶手。

「先生，我的書不見了！」

「我沒有筆！」

「我的墨磨不濃！」

一位小紳士把墨濺到另一位的簿子上了，大鬧起來；忽然我靈機一動，喝道：「Too much noise」——這是從東家太太那裏聽來的——却非常有效，立刻靜了。墨只好由先生代為磨濃。

上海原是「洋場」，所以高等華人必須在有錢之外加上洋派。不但東家太太在接電話的時候，一定用「哈囉」開頭，不但對孩子們要喝「Too much noise」，就看那些狗吧，也全叫做 *Pinna Jami*；*Lucky* 之類，而且也非對它們說「Come on」，「Sit down」不懂的，據說。

這是一個巧合：這家請四位先生，僱四個用人，養四條狗。

年輕的趙是「管家先生」，樓上樓下跑着，恭順地等待東家太太的命令；東家太太忙得很：跳舞，游泳，打牌，應酬，不常在家，所以一應大小雜務全壓在這可憐的女孩子身上。

一位先生教鋼琴；一位先生教縫紉，這家所有的桌布椅墊之類，都是「教」出來的；教是教那位管家先生，等她「學成」，那麼這十元一月的縫工生活，也就併到她身上去了。

鋼琴先生是東家太太的「朋友」，所以只要偶然請吃吃飯！

這樣子在吃飯的時候除了小菜的價錢而外還有罵用人罵用人而外「趙小姐你倒也管管閒事呀」來罵那位管家先生了。再轉過身去丟一塊肉在 *Lina* 嘴裏：「*Darling* 你吃了我的東西還也知道對我搖搖尾巴哩。」

我的胃口始終沒有好起來，住則仍然住下去，因為除了磨墨，這位先生還能講故事，所以竟大為小紳士們所敬愛了。在月亮底下，孩子們圍着，聽安樂王子，稻草人，岳飛，偷火給人的神，大林和小林……那走進了故事裏去的純真的臉相，全然不能和白天幫着母親罵人以及說着「*Papa* 是做好事，他開廠，養活許多人。」「我們班裏一個新學生是剛從鄉下逃出來的，打扮得土頭土腦，真好笑。」之類的話的樣子聯起來看。這是照在月光裏面的緣故吧。

總之是住下去了。

可是有一天，正當我獨自在我的「暖閣」裏，享受我「自己的時候」，從緊貼着天花板的半截窗望出去，描着淡霞的藍天，襯出兩座綠的山頭——那自然不過是房頂，而且綠得頗為庸俗——於是我想起了九萬圩的園子裏望得見的虞山……忽然一陣人聲狗聲叫破了鄉夢。

狗咬原已漸漸聽慣，這回却馬上感到是出了歪兒。奔下兩轉樓梯，果然看見樓下過道椅子裏攤着鮮血淋漓的一堆，哼着，是縫紉先生。管家先生則蹲在她脚面前，旁邊一盆水，通紅。

「*Buta*, *Buta* 闖的禍！」頂小的女孩迎上來告訴我。

「趙小姐不好呀！」東家太太連忙糾正，可是我仍舊不明白；難道是趙先生嚇狗去咬人的麼？「你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快跟舒先生上樓去！」

於是我就從南樓梯打轉，小紳士們簇擁着。

「*Buta* 常常咬人的，上次把王媽的鼻子也咬下來。」一位說。

「*Buta* 很乖，我騎在他身上都不要緊。」